

以利亚——四号

奴隶制

Jeff Pippenger

2023-10-01

以利亚的见证开始于他宣告,除非照他的话,三年半都不会下雨。

基列居民中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所站在他面前的以色列的神耶和華是永生的;这几年,除非照我的话,必不降露,也不下雨。”列王纪上17:1.

那三年半代表推雅推喇从538年直到1798年的历史.1798年,在干旱时期结束时,以利亚召亚哈到迦密山.第一位天使的信息于1844年10月22日宣布了神审判的时辰.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是命令亚哈召集全以色列到迦密山.

亚哈见了以利亚,就对他说：“扰乱以色列的就是你吗？”他回答：“扰乱以色列的不是我,乃是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華的诫命,你却随从巴力.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到迦密山来;并且巴力的先知四百五十人,和亚舍拉的先知四百人,就是在耶洗别的席上吃饭的。”于是亚哈差遣人到以色列众人那里,把那些先知都招聚到迦密山.以利亚到众民面前,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華是神,就当跟从他;若巴力是神,就当跟从巴力。”众民一言不答.列王纪上18:17-21.

在以利亚的时候,全以色列都聚集到迦密山上;这反过来预表了威廉·米勒时期的历史——当《启示录》第三章的三个教会被聚集在一起之时.那起初在公元538年为躲避耶洗别的逼迫而逃到旷野、由推雅推喇教会所代表的教会,出了旷野,成为将要面对由威廉·米勒所代表的以利亚信息的一代.随后,地兽张口吞下那长达一千二百六十年向她倾泻而来的逼迫洪流.

地帮助了那妇人,地开了口,把那龙从口中吐出来的洪水吞没了.启示录 12:16.

在预言中,一个国家的“说话”是指其立法和司法当局的行为,而在1789年,美国确立了美国宪法这一神圣文件,从而保障了抵御欧洲诸王和背道的天主教会迫害所必需的权利与自由.

“国家的说话就是其立法与司法当局的行动.”《大争论》,443.

1789年,在美国作为圣经预言中第六个王国的预言性角色开始之前不久,它像羔羊一样说话;但到了星期日法令之时,它将像龙一样说话.

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里上来;它有两只角,如同羊羔,却说话像龙.启示录 13:11.

地上那兽的开始和结束都以它的说话为标志.1798年,亚哈召集全以色列到迦密山,那里以利亚要设下一个试验,向观看的人证明,究竟是希伯来人的上帝,还是耶洗别的神才是真神.耶洗别有巴力的先知四百五十人,还有树林的先知四百人.假神巴力是男性神,假神亚斯她录是女性神.

那两类假先知象征着政教合一,因为在预言中,当男人与女人被一同描绘时,女人代表教会,男人代表国家.以利亚面对由女性与男性的假神,以及亚哈与耶洗别的婚姻所象征的不圣洁的政教合一,人数上以一敌八百五十.亚哈与耶洗别所呈现的政教关系,象征着共和主义之角的

败坏;而巴力与亚斯他录则象征着新教之角的败坏。

焦点在于以利亚对《启示录》第二章中由推雅推喇所代表的腐败宗教的抗议.以利亚代表一位新教徒,因为新教徒的唯一定义就是反对罗马的人.以利亚的抗议代表着对政教合一的抗议,而这种政教合一是由腐败的国家与腐败的教会之间的不圣洁联盟所促成的.

然而,我有几件事要责备你:因为你容让那自称女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并引诱我的仆人行淫乱,又吃祭过偶像之物.我曾给她悔改她淫行的机会,她却不肯悔改.看哪,我要把她扔在病榻上;那些与她行奸淫的人,除非他们悔改所行的,否则我要使他们陷入大患难.启示录 2:20-22.

吃代表你所接受的信息,而献祭给偶像的信息代表天主教的教义,正是那可憎的偶像崇拜的象征.上帝的子民在黑暗时代已经接受了天主教的许多异教教义,尤其是太阳崇拜.

淫乱是一种不合乎律法的关系,在预言层面代表了宪法所禁止之事的本质——政教合一.亚哈与耶洗别的关系是不合乎律法的,因为作为以色列的王,他不该娶异教公主为妻.耶稣指出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约翰也在责备希律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时,直面了同样不圣洁的关系.

原来希律因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捉住了约翰,把他捆绑起来,关在监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你娶她是不合法的.”马太福音14:3、4.

以利亚与亚哈、耶洗别的对峙,预表了约翰与希律、希罗底的对峙,因为这两种关系都代表着不法的政教结合.它们共同代表那十四万四千人的以利亚的信息:他们要对抗教皇制(耶洗别与希罗底)、代表联合国的十王(亚哈与希律),以及代表假先知的美国(迦密山的假先知与撒罗米,希罗底的女儿).

迦密山的先知性背景包括以利亚对《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捍卫,该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

亚哈见了以利亚,就对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他回答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的诫命,你却随从诸巴力.”列王纪上 18:17-18.

宪法确立了共和主义与新教这两只角将始终保持相互独立.但《启示录》指出,当美国最终像龙一样说话时,那将发生在美国背道的教会取得控制权并与背道的政府联合之时.

但“兽的像”是什么?它将如何形成?这像是由那两角的兽所造的,是给那兽所作的像,也称为兽的像.要了解这像是什么样,以及它如何形成,我们必须研究那兽本身的特征——教皇制.

当早期教会偏离福音的单纯,接受异教的仪式与风俗而变得腐败时,她就失去了上帝的灵与能力;为了控制民众的良心,她寻求世俗权力的支持.结果便产生了教皇制度——一个掌握国家权力并利用它来推进自身目的的教会,尤其用于惩罚“异端”.要使美国形成兽像,宗教势力必须如此控制民事政府,使国家的权柄也被教会所动用,以成就她自己的目的.大争战,443.

迦密山上的以利亚代表了米勒派的工作;米勒派被确立为真先知,与那些最近从天主教影响之下出来,却因拒绝第一位天使之光而选择回到罗马的人形成对比.因此,1844年春天的第二位

天使的信息,就是指出新教各宗派是巴比伦的众女儿,而米勒派则是真正的新教之角。

当神将古代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领出来,并带领他们经过红海之水时,他启动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试炼过程,这一过程始于天上吗哪的试验。

过去世代累积的光辉正照耀在我们身上.以色列人遗忘的记录已被保留下来,为要启迪我们.在这个时代,上帝已经着手从各国、各族、各方言中为自己聚集一班子民.在复临运动中,祂为自己的产业施行作为,正如祂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所行的一样.在1844年的大失望中,祂子民的信心受到了考验,正如希伯来人在红海边所受的考验一样.证言,第8卷,第115、116页.

1844年10月22日的失望促成了对天上圣所的理解,而这种理解随后带来了安息日的考验,正如吗哪的考验成为古代以色列十次考验之首.

1847年,当弟兄们在缅因州托普舍姆于安息日聚会时,主赐给我如下的异象.

我们感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祷告之灵.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非常喜乐.不久我便对尘世之事浑然忘却,被神荣耀的异象所笼罩.我看见一位天使迅速向我飞来.他很快把我从地上带到圣城.在城里我看见一座圣殿,便进去.我穿过一道门,来到第一道幔子前.这幔子被揭起,我便进入了圣所.在这里,我看见香坛、有七盏灯的灯台,以及摆放陈设饼的桌子.目睹了圣所的荣耀之后,耶稣揭起第二道幔子,我便进入了至圣所.

在至圣所里,我看见一个约柜;它的顶上和两侧都是纯金.约柜的两端各有一位可爱的基路伯,翅膀张开覆在其上.他们的脸彼此相对,并且向下观看.两位天使之间有一个金香炉.约柜上方、天使所站立之处,有极其明亮的荣光,显得像上帝居住的宝座.耶稣站在约柜旁;当圣徒的祈祷上达到他那里时,香炉中的香就冒起烟来,他便把他们的祈祷连同香的烟献给他的父.在约柜里有盛吗哪的金罐、发芽的亚伦的杖,以及像书一样可以合在一起的石版.耶稣把它们打开,我看见上帝用指头写在其上的十条诫命.一块石版上有四条,另一块上有六条.第一块上的那四条比另外六条更明亮,但其中第四条——安息日的诫命——比它们都更光辉;因为安息日被分别出来,为尊崇上帝的圣名而遵守.这圣洁的安息日显得极其荣美——四周环绕着荣光的光环.我看见安息日的诫命并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上.若是那样,另外九条也同样被钉了;我们就可以任意违犯它们全部,也一样可以违犯第四条.我看见上帝并没有改变安息日,因为他从不改变.但教皇把它从一周的第七日改为第一日;因为他要更改时候和律法.《早期著作》,32.

当新教徒在1798年走出黑暗时代、但以理书被解封之时,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启示录十三章那只从地上上来、长着两角的兽——开始在预言历史中展开其进程.新教建立在名为《圣经》的神圣文献之上,而共和政体则建立在名为《宪法》的神圣文献之上.上帝已经把他在旷野的教会从黑暗时代带领出来,但正如古代以色列在埃及为奴期间一样,安息日的诫命被遗忘了.正如以色列人渡过红海,走向西奈山领受律法;现代的以色列也横渡大西洋,走向1844年10月22日,在那里律法将再次被显明.主再次兴起一班子民,使他们成为他律法的保管者、他预言启示的保管者,并承接新教的衣钵.古代以色列得到了十诫的两块法版,作为他们承担成为他律法保管者之工作的象征;现代的以色列则得到了哈巴谷的两块版,作为他们承担成为他预言之道保管者之工作的象征.

现代的以色列在向世界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时,应当同时承载两套、每套两块的法版;而这信息正是承担新教使命之人所宣讲的.从黑暗时代出来的新教在当时仍是不完整的,正如古代

以色列人过红海时一样.新教曾宣称“圣经,并且唯有圣经”为其座右铭,但因历经数世纪采纳了罗马天主教的异教教义(祭献给偶像之物),对神的话语的理解仍是不完整的.神的旨意是,真正的新教徒要代表神全部的话语,这由“律法和先知”所象征——两套、每套两块的法版,既代表着神子民的工作,也代表着神的品格.第一位天使的工作,是造就一群真正的新教子民,使他们既成为祂律法的受托者,也成为祂先知之道的受托者.

上帝在今日如同祂呼召古代以色列一般,呼召祂的教会,在地上作光站立.借着真理的大劈刀——第一、第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祂将他们从众教会并从世界分别出来,使祂们与祂有神圣的亲近.祂使祂们成为祂律法的保管者,并将本时代伟大的预言真理托付给祂们.正如圣言曾托付给古代以色列一样,这些都是神圣的托付,要传达给全世界.启示录第十四章的三位天使,代表那些接受上帝信息之光,并作为祂的使者出去,将这警告传遍普天下的人.——《证言》第五卷,第455页.

那些被认定为保管那两套(每套两张)表的人所要宣告的警告,是反接受天主教的印记.那项抗议是反对亚哈与耶洗别的不法关系,并在迦密山上由以利亚所代表.西奈山所赐下的两块石版,预表了1842年至1849年历史中赐下的哈巴谷的两幅布制表.哈巴谷的两幅表是上帝与祂的新教子民之间立约关系的象征.拒绝那些表,就等同于古代以色列拒绝上帝的律法.

米勒派进入了至圣所,领受了安息日的亮光,但考验的进程尚未结束.与此同时,共和主义之角也在同一段历史进程中推进.而这两只角将在1863年于它们并行的行进中达到一个里程碑.

米勒的以利亚信息产生了一个渐进的净化过程,其旨在确立新教的角;并且在同一段历史中,共和主义的角也经历了一个渐进的政治发展过程.两只角都在同一只地上兽身上,因此它们必须一同经历地上兽的整个历史.

地兽的共和主义之角的第一个预言特征,是在1789年以“说话”的方式使宪法生效的举动.到了1798年(“末时”,即但以理书被开启之时),地兽将第一次以圣经预言中第六个王国的身份说话.1798年是美国作为圣经预言第六个王国的开端,而1798年在地兽历史开端所发生的那次“说话”,将预表第六个王国最后一次的说话;那一次被描绘为龙的声音.当我们考察美国的共和之角在1798年所通过的法律时,我们应当期待看到一种预表,即当美国像龙说话、与星期日法令相配合时将要颁布的法律的预表.当我们考虑以下四条法律时,请自问:1798年通过的这四条法律是否带有阿尔法和俄梅伽的预言印记?

1798年,美国通过了几项重要法律,统称为《外侨与煽动法案》.这些法案是一系列共四部法律,由联邦党控制的国会通过,并由美国第二任总统、曾任乔治·华盛顿副总统的约翰·亚当斯签署成法.

归化法:该法将移民成为美国公民所需的居留年限从5年延长至14年.其主要旨在遏制新移民的影响力,这些人往往与反对党民主共和党保持一致.

《友邦外侨法案》:该法案授权总统在和平时期将被认定为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非公民驱逐出境.它允许总统拘留并驱逐任何其认为危险的非公民.

敌国外侨法:该法律规定,可对与美国交战国家的公民予以逮捕、拘禁并驱逐出境.它是在18世纪90年代末局势紧张之际,作为预防性措施而通过的.

煽动叛乱法：这是《外国人及煽动叛乱法》中最具争议的一部。它将以诋毁或使政府或其官员名誉受损为目的而发表针对他们的“虚假、诋毁性和恶意”著述的行为定为刑事犯罪。批评者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直接攻击。

《外侨法》和《煽动叛乱法》引起了强烈争议，并招致民主共和党人的大力反对，他们认为这些法律侵犯了宪法的基本权利，并以他们的政党为打击目标。他们主张这些法律侵犯了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最终，这些法律在1800年的选举中发挥了作用；当时托马斯·杰斐逊和民主共和党赢得了总统职位和国会多数席位，促成了《煽动叛乱法》的废除。

民主共和党认为这些法律侵犯了宪法所维护的基本权利，并且他们还认为这些法律针对的是对立的政党。至于这些法律后来被废除或失效，这并不重要；“阿尔法与欧米伽”用开始来说明结局。在这些法律被制定或被“说”成法律的那段历史中，联邦党所对立的是一个名为民主共和党人的政党。民主共和党的演变最终产生了共和党，一个主要因反对奴隶制立场而凝聚起来的政党。

历史学家认定1863年是内战的正中心点，这场战争是围绕奴隶制问题而展开的。1863年对于新教号角的新任旗手来说也是一个路标，他们当时拒绝了天使赐给米勒的第一个时间预言（出自《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次”的预言）。难道这只是巧合吗：“七次”的预言恰好是以《利未记》前一章所规定的奴隶制法律为依据？“七次”所指的“咒诅”是这样的宣告：如果第二十五章的盟约律法被违背，以色列就会以重新回到它在红海启程时被带离的那种奴役状态来结束其历史。

从1798年到1863年，民主共和党这一政党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或震荡。自1798年起，尤其是自1840年8月11日起直至1863年，米勒派运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与震荡。

作为美国早期政党之一的民主共和党，并未直接转变为今天的共和党。相反，它随着时间推移经历了一系列变迁与分裂，最终在共和党出现之前，促成了若干不同政党的形成。

民主共和党常与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联系在一起，它在18世纪末作为对联邦党的回应而成立。民主共和党人主张对宪法进行严格解释、州权以及农业利益。

然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民主共和党开始沿着地区和意识形态的界线发生分裂。主要的分裂发生在“善意时代”（1817—1825年），当时对詹姆斯·门罗的总统任期缺乏强有力的反对。这一政治上的平静时期促成了民主共和党的衰落。该党最终分裂为若干派系，并演变为以下政治团体：

民主党：1829年成为第七任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的追随者组建了民主党。杰克逊派民主党人支持强有力的行政部门、向西扩张，以及扩大对白人男性的选举权。

国家共和党：该党作为对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任期的回应而兴起，后来与其他反杰克逊派别合并，成为辉格党。国家共和党人普遍更支持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和经济发展。

反共济会党：这是一个于1820年代兴起、存在时间短暂的政党，主要是为回应对神秘的共济会影响力的担忧而出现。它吸收了一些前民主共和党人。

辉格党：成立于19世纪30年代，辉格党成员包括原国家共和党人、反共济会党人以及其他反对派团体。他们的特点是反对杰克逊主义政策，支持强有力的联邦政府，并推动工业和经济发展。

展.

现代共和党成立于19世纪50年代,作为对围绕奴隶制问题日益加剧的地区性紧张局势的直接回应.它吸引了前辉格党人、反奴隶制的民主党人、自由土地党人,以及其他反对将奴隶制扩张到新领地的人士.第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C·弗里蒙特在1856年参选,而该党首位胜选的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于1860年当选.因此,共和党是与民主共和党传统分开出现的,并在美国政治史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轨迹.

到1860年,共和党已经选出了其第一位总统.该党建立在反对奴隶制的各政党组成的联盟之上.1863年,《解放黑奴宣言》“说”奴隶制度不复存在.1863年,当时由共和党所代表的“共和之角”“说”奴隶制度不复存在,而“新教之角”则不再是一个运动,而成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米勒派的运动于1863年5月在法律上并正式结束,同年,摩西的誓言——关于奴隶制的预言——遭到拒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在这一点上,对先知但以理所称的“摩西的誓言”做一个简要概述,可能会很有帮助.

是的,全以色列都违背了你的律法,偏行,以致不听从你的声音;因此,咒诅倾倒在我们身上,那写在神的仆人摩西的律法上的誓言也临到我们,因为我们得罪了他.但以理书 9:11

威廉·米勒在研读上帝的话语时,在加百列和其他天使的引导下,首先被引导到《利未记》二十六章中的“七次”.米勒的见证是,在他研读圣经时,他从《创世记》开始,因此显然在他读到《但以理书》八章十四节的二千三百年之前,就已经读到了《利未记》.他只使用《圣经》和一本克鲁登的经文索引.

《克鲁登经文索引》并未涉及那些后来被译入《钦定版圣经》英文中的希伯来文或希腊文字词.米勒把他所研读经文的“上下文”作为指引,以理解某个词语或经文段落.谈到他对“七次”的理解,很容易看出,《利未记》第二十六章中“七次”的语境就是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五章概述了土地的安息、禧年以及奴隶制度的条例.第二十五章的条例是“神的仆人摩西的律法”的一部分,遵守便得祝福,违背则受“咒诅”.在第二十六章中,“七倍”的咒诅等同于二千五百年,并且明显是在土地安息的条例与奴隶制度原则的语境下提出的.在第二十六章中,这一惩罚被称为“我约的争端”.

那时我也要与你们为敌,并因你们的罪再加七倍地惩罚你们.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为我的约所受的冤伸冤;当你们聚集在城中时,我要在你们中间降瘟疫,你们必被交在仇敌的手中.利未记 26:24,25.

在上下文中,神所“争执”的“约”,就是之前在第二十五章所提到的那约.所谓七倍的惩罚,被称为神“约”的“争执”;而附带其上的“咒诅”,则是以色列将被“交在他们仇敌的手中”,并且一旦到了仇敌之地(正如但以理那样),以色列就会成为仇敌的奴隶.

当摩西记录利未记二十六章时,古代以色列刚刚从埃及的奴役中被拯救出来,而第二十五章所体现的关于奴役的原则要么带来祝福,要么带来咒诅.古代以色列从未遵行禧年的规定,最终北国和南国都被分散“七次”,应验了但以理所称的“摩西的咒诅”.

上帝与以色列之间的盟约关系,始于他们在埃及为奴之时,终于他们在亚述和巴比伦为奴之时.针对北国的“七次”在1798年结束,针对南国的“七次”在1844年结束.这两个“七次”时

期的起点在《以赛亚书》第七章中,以一个为期六十五年的预言予以标示;该预言是以赛亚于公元前742年向犹大王亚哈斯宣告的。

因为亚兰的首都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首领是利汛;六十五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都是撒马利亚,撒马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必不得立稳.以赛亚书 7:8、9.

以赛亚指出,从公元前742年预言提出之时起“在六十五年之内”,北国将被瓦解.十九年后的公元前723年,以色列北国被亚述王掳去为奴;再过四十六年,公元前677年,巴比伦王又将犹大南国掳去为奴.关于六十五年的预言产生了六个历史路标.第一个是公元前742年,当这项预言被提出.十九年后,公元前723年,北国被亚述人掳去为奴.四十六年后,公元前677年,南国被巴比伦人掳去为奴.始于公元前723年的第一段二千五百二十年,于1798年结束.随后,始于公元前677年的那段二千五百二百年在1844年结束.从1844年起,这一预言又延伸十九年,到1863年,以完成整个预言结构,因为当阿尔法和欧米伽以十九年标示该预言结构的开端时,必也有十九年以到达其终点.

古代以色列曾从埃及的奴役中被拯救,但因着悖逆,北国和南国都再次落入奴役.预言从古代肉身以色列的预言历史延伸到现代属灵以色列,因此,所有预言路标的主题都是奴役.

公元前742年,当人们察觉到南北之间即将爆发的内战时,先知以赛亚将以赛亚书七章的预言传达给邪恶的亚哈斯王.亚哈斯的南国是古代以色列字面的荣美之地.1798年,圣经预言中的属灵荣美之地开始作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王国执政.1844年,当临到那字面荣美之地的七个时期结束时,正如亚哈斯王的历史一样,一场迫在眉睫的内战出现了.到了1844年,因政党分裂与结盟而引发的动荡,几乎完全沉淀为两类政治主张.在奴隶制问题上,民主党支持奴隶制,共和党反对奴隶制.从1798年到1860年内战开始之时,形成两类政党的进程已经定型.

亚哈斯代表了字面的荣美之地,因此也预表了属灵的荣美之地.亚哈斯的历史预表了在公元前742年宣告该预言的那段先知性历史,因此也预表了该预言结束时的历史.在起初的历史中,由十个支派组成的北国从其余两个支派中分离出来,以抗议上帝所设立的南方两个支派的政权.北方的十个支派与叙利亚结成同盟,这预表了南方同盟与一个由叙利亚所象征的势力之间的联盟.

这份简要总结指出,利未记第二十六章所说的“七倍”是一项盟约应许,表明顺从就得祝福,不顺从则要承受奴役的“咒诅”.北国与南国起初同为一个从奴役中被拯救出来的民族,却在各自的结局时又被交回到奴役之中.

那些关于奴役的预言在末了的六十五年,以属灵的以色列身处属灵的荣美之地而告终,正处在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内战的正中央.内战中的对立方是一个王国,它结成了邦联,并从位于对立王国内、由上帝所设立的政府中脱离出来.

自1798年起直到内战,共和主义的号角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产生了两类政治对立者,他们分别代表了奴隶制问题的两方.那些主张奴隶制、企图延续奴隶制度的对立者在这场斗争中失败了.

从1798年起直到内战,新教的角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产生了两类宗教上的对立者,他们分别代表了奴隶制议题的两方.那些力图延续对奴隶制预言的原始理解的拥护奴隶制的对立

者,输了这场战斗.

1863年,共和主义的号角成功地拒绝了奴隶制的做法.

1863年,新教的号角成功地拒斥了关于奴隶制的预言.

这样一来,他们就拒绝了米勒的工作——他那个时代的以利亚.这样做也使他们拒绝了“摩西的誓言”,那是他们当时的基石.于是,摩西和以利亚都被弃绝,却在2001年9月11日归来.

阿尔法与俄梅伽,这位奇妙的语言学家,在“摩西之誓”的时间预言中处处记录下了他神圣的署名;他亲自宣称自己是帕尔摩尼,奇妙的数点者.你们若不信,必不得立稳.